





二、戰國晚期至東漢時期地積單位{畝}的用字

2.1 以字位“畝”記錄

(1) 稻麻畝用二斗大半斗，禾、麥畝一斗，黍、荅畝大半斗，叔（菽）畝半斗。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38）

(2) 畝二畛，一百（陌）道。百畝為頃，一千道，道廣三步。（青川秦牘正面）









戰國時期地積單位{畝}在秦系文字出現次數最多，凡6見，青川木牘作，睡虎地秦簡作，該字的構形分析歷來有爭議，李家浩（1996）、何琳儀（2003）認為是“畝”字，“從田從又從久”，久、又表聲。但構件“久”從未有類似寫法，睡虎地秦簡“久”作，與原形相去甚遠，認作構件“久”似更合理，小篆作，整字隸作“畝”。魏宜輝（2012）認為是“從田牧省聲”的形聲字，但“牧”省聲僅此孤例，似難說通。

(3) 北地泥陽長寧里任慎，二年，田一頃廿畝，租廿四石。（《居延新簡》

EPT51.119）

(4) 七，田卅一畝，口五十三百五十。（《居延新簡》EPT 53.12）





(5) 竹生千畝，霜雪無以奪其操，豈謂風枝不靜（唐《王建墓誌》）

我們認為周秦文字一脈相承，“畝”當是“畝”字隸變解體而成。金文省去起標識作用的兩點是常有的，如（天亡簋）。隸變後省去兩點，被拆散作構件和，構件變異成“又”，構件變異為“久”，字構形理據從田又聲，“久”為脂部字，看作變形音化的結果似亦可通。此後僅在漢代居延新簡、唐代碑刻材料中零星可見相關用例。^①

2.2 以字位“畝”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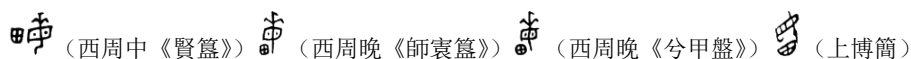
(6) 戶人得能田一人口三人田十畝。（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八A類竹簡11）

(7) 關都里張齊十三畝，已交芟錢三百六十。（《額爾濟納漢簡》99ES16SF2: 1）

地積單位{畝}在江陵鳳凰山漢簡凡25見，多作；額爾濟納漢簡凡2見，作，與《說文》或體同，楷定作“畝”，徐鉉、段玉裁分析該字從田從十久聲，何琳儀、李家浩釋“畝”從田從又從久，又、久表聲。由“畝”變異解體產生，字形與音義間的聯繫已破壞，徐、段、何、李從不同角度重構理據，均備一說。那麼“畝”字為何會發生變異，魏宜輝（2015）

^① 該觀點我們最初在2014年8月碩士論文《漢語常用量詞用字研究》初稿中提出，並於2015年5月正式提交答辯。後發現魏宜輝先生在2015年12月《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畝”字構形新探》與我們的主要觀點相近，特此說明。

認為是：“由於‘田’旁與‘每’旁的局部形體相似且接近，書寫者為了避複，將‘每’旁形體分解移位。”但古文字“避複”通例針對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短句中出現相同字的情況，並非造字時的構件避複，造字時選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相同構件的比比皆是，魏說難通。胡雲鳳（2016）認為“‘畝’字形體的形成，乃‘晦’字轉寫成隸書時，其中的‘田’與‘每’二偏旁的筆劃黏連解散而成”，比對發現“晦”字隸變前“田”“每”很少發生筆劃黏連，也沒有真正回答為何隸變會引起“晦”字變異解體。



根據西周晚期師寰簋“晦”字作，西周晚期兮甲盤作，“田”均被有意放小置於整字左下角，上博簡乾脆將左右結構調整成，或許推動構件“每”拆解的主要動因是為兼顧整字的協調美觀，無論金文、簡帛均系從上到下鑄刻或抄寫，每列空間有限的情況下要想容下整字或將“田”縮小置於左下角或改成上下結構，但縮小置於左下角使字形右下出現空洞打破整字左右對稱的平衡美感，楚簡上下結構易誤解成兩字，於是拆解寫作“畝”，整字呈左右對稱格局。排比從“每”的其他字，西周春秋金文其他構件都有縮小置於下角的習慣，為使整字協調美觀間或對“每”進行變形，如師虎簋“緜”作，不甚相協，鄂君啟節拆解構件“每”作、包山楚簡作。宋元刻本“久”多作“久”，“畝”整字作“畝”，認定為相同字位。

2.3 以字位“畝”記錄

(8) ……上家口畝四，中家三畝，下家二畝。（《銀雀山漢墓竹簡》壹 143）

(9) 田一畝，方幾何步？（《張家山漢簡·算數書》185）

地積單位{畝}在銀雀山漢簡作或，右下構件變異作“又”，楷作“畝”；張家山漢簡則作形，右下構件增點畫作，胡雲鳳（2016）認為是“拏”的初文，變形音化可看作的標音偏旁，以上均認定作字位“畝”，漢以後較少使用。

2.4 以字位“畝”記錄

(10) 戶人不章能田四人口七人，田卅七畝。（江陵鳳凰山西漢簡·八 A 類簡 17）

(11) 《周禮》：“宅不毛者有罰”。《漢書》言：“千畝卮蒿，千畦薑韭，其人與千戶侯等。”可不謂重哉。（《隆慶海州志·卷之二·山川志·土產》天一閣藏明隆慶六年刻本）

西漢鳳凰山簡牘地積單位{畝}寫作，從田從十，右下構件變異作“人”，楷作“畝”，

P. 2011《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一》“畝，田數，亦作畝、晦”，明清刻本零星可見“畝”字。

2.5 以字位“畝”記錄

(12) 田八畝，質四千，上君遷王岑鞠之田…（東漢《鄆縣犀浦簿書殘碑》）

(13) 祖業良田，畝值一金。（《漢堂邑令費鳳碑》）

(14) 南畝孔盭，山有夷行。（東漢《孔宙碑》）

東漢以後，記錄字形的構件“十”為避重省斷成“一”，“畝”省斷作“畝”，或擺佈位置不同作畝，如東漢《鄆縣犀浦簿書殘碑》、《費鳳碑》作畝，《孔宙碑》記錄“田畝”亦作此形，成為漢碑的習用寫法，文獻抄刻或作“畝”，魏晉以後用例罕見。

漢代地積單位{畝}的用字還需討論“畝”和“畝”兩個字形，過去研究者不審誤釋為{畝}的用字，其實不然。“畝”字見於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漢簡：

(15) 使天下工（攻）畝，諸侯有職。此畝（豈）弱者？此強者。（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明君》6-8行）

(16) 趙是（氏）制田，以百廿步為畹，以二百卅步為畝，公無稅焉。（《銀雀山漢墓竹簡·吳問》）

(17) 故文進升地一畝，直五萬五千（東漢《徐氏紀產碑》）

(18) 故□子叔地一畝，直□□□（東漢《徐氏紀產碑》）

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漢簡“畝”舊均釋作“畝”，看作是“畝”的異體字，裘錫圭(1992: 498)指出此二例“畝”實當釋“畝”，其說可從，舊說可能是受《中華字海》“畝，同‘畝’”的誤導。洪適謂東漢光和元年《徐氏紀產碑》“畝即畝字”，然東漢晚期物價畝田約值兩千錢，不可能達五萬五千之巨，該字實為東漢建寧四年《孫成買地券》“孫成從洛陽男子張伯始買所名有廣德亭部羅佰田一畝，買價萬五千”中“畝”字，表土地一片、一塊，相當於《熹平五年地券》“買得冢地一處，買錢二萬”中的“一處”。

（本文原載《農業考古》2017年第8期）